

俞建章 叶舒宪著

符号：

语言与艺术

● 人文研究丛书 ●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 ●

H
05/V17

符号：语言与艺术

俞建章 叶舒宪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责任编辑 邵 敏
封面装帧 范一辛

H-05

YJ2

438301-

5

326R

·人文研究丛书·

符号：语言与艺术

俞建章 叶舒宪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40,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203-00157-X/G·19

定价 3.30 元

前 言

“啊，人类，只有你才有艺术。”席勒的这声感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只把它看作是对人类创造美的能力的夸赞。

席勒辞世七十四年后，即 1879 年，西班牙的一位工程师马塞利诺·特·索特乌拉和他四岁的女儿戏剧性地发现了阿尔塔米拉洞穴中的史前人类壁画。以后，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又发现了一系列古老的洞穴壁画。1940 年，世界上迄今所见最为精彩的拉斯柯克史前洞穴壁画，被四个少年在法国南部所发现。据科学家们测定，史前壁画的创作年代，可以追溯到二至四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这些史前艺术的考古学发现，揭示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线索：现代人类的起源，同人类造型艺术活动的出现，在时间上恰恰是两相吻合的。

比席勒年长四十七岁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 1746 年的著名论文《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了“人是语言动物”的命题。二百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少人类学家坚信，从攀援于树林的猿到

直立行走的人的转变，是与语言的出现相伴随的过程。莱尔德于1963年写道，人确实可以定义为“一种语言化的哺乳动物”(a languagized mammal)^①。由于晚近的人类学对高等灵长动物智力能力尤其是黑猩猩使用工具的能力的再发现，由于社会生物学揭示出多种动物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形态，“人是社会动物”、“人是工具动物”这样一些古老的金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人们迄今还没有发现一种动物能够创造出哪怕是最粗糙不堪的艺术作品，也没有发现一种动物能够象最原始的人那样说出分节的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类才有艺术”和“人是语言动物”是两个含有深刻的本体论思考的判断。

如果我们站在现代符号学的立场上重新审视这两个判断，就会发现它们不但彼此并不矛盾，而且是相通的：无论是语言，还是艺术，都属于一个共同的母范畴——符号。用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话说：“艺术也是一种语言”。^②若将这种隐喻的说法译解成更确切的表述，则应是这样的：艺术同语言一样，也是一种符号。

于是，在“只有人类才有艺术”和“人是语言动物”这两个古典命题之上，我们又有了新的现代合题。这就好比在两个方向上挖隧道，一旦双方汇通了，必然会带来一种惊奇的欣喜。人类对自身本质的探索获得了柳暗花明般的新认识，这毕竟是值得庆幸的。现代哲学家们倾向于把人重新定义为符号动物或文化动物，充分体现了人类对自身了解的深化。

为什么人既是符号动物，又是文化动物呢？理由很简单，因

① 莱尔德(Charlton Laird):《语言的奇迹》(The Miracle of Language), 纽约1963年版,第16页。

② 列维-斯特劳斯(Lévy-Strauss):《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 雅克布逊(C. Jacobson)英译本, 纽约·伦敦1963年版, 第一卷, 第84页。

为文化乃是“一种模式化了的符号交互作用系统,代代相传,永无止境”^①;符号则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创造和传承是以符号为媒介的。如果说文化使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状态的一切其他生物存在,那么,文化的载体——语言与艺术等符号形态则使人最终成其为人的本质属性。这样的说法似乎倒是应了《马太福音》中的一句佳言:“太初有言”。

① 参看安东尼·马赛拉(Anthony J. Marsella) 等编的《文化与自我》(Culture and Self), 纽约·伦敦1985年版,第一章导论“文化与自我的探索方法”。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主 编 甘 阳

副主编 苏国勋 刘小枫 王 焱

编 委 (依姓氏笔划为序)

于 晓	王庆节	王 炜	王 焱	方 鸣
甘 阳	纪 宏	刘小枫	刘 东	孙依依
杜小真	苏国勋	李银河	何光沪	余 量
陈平原	陈 来	陈维纲	陈嘉映	林 岗
周国平	赵越胜	赵一凡	徐友渔	钱理群
黄子平	郭宏安	曹天予	阎步克	梁治平

本书责任编辑 于 晓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人·交往·符号	1
1:00 引言	1
1:01 人类语言的交往性质	4
1:02 语言符号:人与动物的区别	8
1:03 符号的定义与研究	12
1:04 现代符号学的渊源与状况	20
1:05 符号的分类——语言与艺术	24
第二章 艺术起源与符号发生	30
2:00 引言	30
2:01 艺术起源的语义分解和符号学还原	33
2:02 系统发生假说:三种探讨途径的统一	35
2:03 人类符号功能的历史发生过程	40
2:04 艺术符号发生的主要建构阶段	50
第三章 艺术符号的史前王国	69
3:00 引言	69

3:01	仪式：表演和宗教建筑	72
3:02	符咒与装饰品	83
3:03	史前绘画功能面面观	89
3:04	雕刻、图腾与崇拜	103
3:05	音乐之始	109
第四章	神话思维	119
4:00	引言：什么是神话思维	120
4:01	神话思维的基本逻辑——类比	125
4:02	神话思维的混沌性，自我中心性及其与原始信仰的关联	131
4:03	神话思维的运演程序	141
4:04	神话思维的符号形式——原型	144
4:05	从神话思维到艺术思维	154
第五章	符号形态：生成与结构	164
5:00	引言	164
5:01	语言的转换生成	168
5:02	艺术：转换生成的同构映射	175
5:03	叙述：组合的线性结构	188
5:04	表现：联想的垂直结构	196

第六章 符号意义：系统与指涉	211
6:00 引言.....	211
6:01 何谓意义?	213
6:02 意义的开放性.....	218
6:03 内在的秩序——系统意义.....	227
6:04 通向彼岸——指涉意义.....	232
6:05 意义的空间：“言”与“象”.....	251
第七章 符号应用：对话与解释	266
7:00 引言.....	266
7:01 对话：语境的限定.....	268
7:02 解释的作用与机制.....	277
7:03 制约与超越——分界之一.....	287
7:04 被动与主动——分界之二.....	296
第八章 艺术符号的生态意义	309
后 记	324

第一章 人·交往·符号

谁要讨论人,谁就要讨论语言,而
要讨论语言,就要讨论社会。
——列维—斯特劳斯:《苦闷的热带》

1:00 引 言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

西塞罗说,人是社会动物。

富兰克林说,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

黑格尔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理性思维。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真正的
社会联系。

恩斯特·卡西尔说,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

.....

毫无疑问,还可以举出更多关于人的定义。所有这些定义

表示了一种人类认识自身的愿望和趋向。而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晚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曾几何时,人终于意识到,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取决于认识者本身的智力水平和认识能力。于是,人们把注意力从神秘莫测的天地万物集中转向了更加神秘的人本身。

从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看,这一重大转向是在古希腊时期完成的。那个至今已尽人皆知的斯芬克斯之谜以及铭刻在德尔菲神庙墙上的名言,都是这场转折的典型标志。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由于“天”与“人”没有象古希腊文化所认定的那种断然的分野,因此,古代中国的贤人学者更早意识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的道理。人是什么,这样一个既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从两千多年前起,就开始萦绕在人类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脑海中。但是,这方面的探讨越是深化,人们就越感到,仅凭一则简单的定义,实在难以全部概括人的丰富性;人们只能从自己所确立的角度出发来认识人。

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人类的发展和文明的生长的主要推动力是几项基本活动的过程:发现火,畜养动物,劳动分工;而在这一切之上的,则是接受、交流、记载知识的方法的进化过程,尤其是有声文字的发展。低等动物是以一种即时即刻的有限方式来应付它们的环境;高等动物则具有不同等级的学习能力,它们的行动受到过去经验的影响。⁷人类把这种能力发展到最显著的地步——能给一个敌对的世界进行命名,并且拥有了说和写的无比力量。人类的经验不是那种片时片刻的存在物,而是能够延续的东西;人类与他的祖先、他的后代是联结在一起的,因而具有历史和传统的意识。这种延续和联结,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人类的语言同低等动物的简单释放性刺激和固定

的行为模式不同,它是千变万化的符号系统,同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相互关联。凝聚在人类这些基本活动中的交际力量,使得人类能够组织起最复杂的共同体——社会,并使之不断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交际是人类最古老的活动之一,人在本质上是一种交际动物(communicating animal)。①

交往(communication交际,交流)的概念同社会性的概念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通的。交往可以说是人的社会本质的充分表现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的总和。”②他又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③“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④可以说,正是在交往这种现实的相互作用的多方面过程中,构成了人类的社会组织,形成了彼此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如果把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同交往概念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说,交往是社会关系得以构成的必要条件,同时又是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

从个体发生方面来看,婴儿降生便是进入交往状态的开端。早在前语言的感知运动阶段,儿童便通过与别人接触而彼此交往过渡。“在和别人交往过程中形成自我之前,我们就已目睹儿童通过模仿和学习手势符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交往系统。”⑤从婴儿呀呀学语的时候起,他的交往便具有了新的形式。通过交

① 参见柴瑞(C. Cherry)《人类交际论》(On Human Communication),伦敦1957年版,第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卷(上),第2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2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15页。

⑤ J·皮亚杰:《儿童心理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页。

往,幼儿不断地把自己的感觉认识同成人的反应协调起来;这也就是从一种无知的自我中心状态逐渐向社会化过渡的开始。随着言语能力的获得,社会化的过程也大大地加速。总之,从生物性的婴儿到社会化的人,其发展的全过程都是在不断交往的作用下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交往是形成人的社会性即人的本质属性的一个基本前提。

1.01 人类语言的交往性质

交往问题,在二十世纪成为整个人文学科的中心问题之一。语言学学科带头作用的获得与确立,可以作为一个明显的例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语言的交往本质对于人类存在的重要意义。对这种意义的揭示,我们可以追溯到洛克那里:

洛克曾经指出:“人天生宜于发出音节分明的声音——上帝既然意在使人成为一个社会的动物,因此,他不仅把人造得具有某种倾向,在必然条件之下来同他的同胞为伍,而且他还供给了人以语言,以为组织社会的最大工具,公共纽带。”^①

近代的语言学家们更多地接触到这个问题:

舒哈特(H.Schuhardt)说:“语言的本质在于交际。”

叶斯布逊(O.Jespersen)说:“语言是以交流思想和感情为目的的人的活动。”

房德里耶斯(J.Vendryès)说:“语言在社会中形成。当人们感到有彼此交际的需要时,语言就产生了。”

格里姆(J.Grimm)说:“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②

① 《人类理解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下册,第383页。

② 转引自〔苏〕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24页。

马克思也曾从哲学的角度论述这个问题：

他写道：“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①

尽管很久以来，就有人注意到人类语言的交往性质，并从哲学角度对这种性质给予了思考，但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局限，不少人都把语言等同于思维，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②这种认识很容易导致用对思维—意识的研究，代替对语言的研究，造成语言学研究的景气。事实上，十九世纪及其以前的传统语言学基本上是经典诠释学，其任务主要是对古典文献进行校勘和训诂。它既不对语言本身的发展以及发展的规律进行描述和抽象，也不对各种语言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影响进行考证和研究。直至十九世纪末，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出现，才拓开了人类语言研究的新空间。它不仅揭示出语言同生物界一样有着不断演进的历史，而且把这个历史描述为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之间相互影响与渐进的过程。而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之间的影响，当然也就是人类不同的种族之间进行交往的事实。

二十世纪的现代语言学的特点，是把人类的语言行为，作为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交际行为来研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指出，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问题，而符号在本质上是社会的。他第一次把人类的语言行为划分为“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ue)两个部分：言语是发生在至少两个人之间的行为；语言则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种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525页。

的规约。^① 索绪尔在语言发展的历时态和共时态的背景之下所提出的语言的差异原则、类比和演化、粘合、语言波浪的传播等重要观念,对于人们通过语言研究人类的交往行为,具有重要的开拓作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人文科学中许多重要的学术思想及流派,都是受益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有人认为,六十年代是索绪尔被重新发现的年代。

乔姆斯基(N. Chomsky)是索绪尔以后最重要的语言学家。他的转换生成语法从表面上看,同作为哲学范畴的交往问题似乎关系不大,实际上正相反。在乔姆斯基之前,我们对人类是如何通过语言进行交际的内在机制,几乎是一无所知。索绪尔对言语行为的描述基本上是外在的,乔姆斯基因此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叫作“描写语言学”。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抓住了人类语言过程中的内在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使人类的语言过程区别于非人类的符号系统。”^②“转换”(transformation)和“生成”(generation)这两个概念,可以看作是对人类语言交际行为中,信息的形成与传输的内在机制的描述。如果我们对“交往”的理解,不是停留在十九世纪的水平,即把交往仅仅认同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间的接触,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乔姆斯基对于这种机制的描述是多么富有启示。^③从七十年代开始,乔姆斯基更加注重语言生成中的语义的作用,这也加深了他的语言学理论的哲学意义。还有一个不应被认为仅仅是巧合的事实:在乔姆斯基执教的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从1976年开始,哲学系便

① 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30页。

② 甘柏兹(J. Gumperz):《社会语言学与小型集团中的交流》(Sociolinguistics and Communication in Small Groups),刊于《社会语言学》,企鹅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204页。

③ 参见本书第五章,第2节。

改为语言学系。这似乎是西方哲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发展趋向的一个标志。

一百多年前，法国生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说，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最好窗口。如果哲学可以作为“人类心智”的理性方面的象征，那么，从许许多多哲学家对语言—交往问题的关注，从许许多多语言学家对语言交往性质的关注，我们确实可以窥见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一个趋向：

美国哲学家怀特（M. White）将他的一部关于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评述性著作，命名为“分析的时代”。他在这部书第一章开篇处写道：“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教授（即黑格尔——引者注）的观点开始的”。^①与黑格尔“绝对理念”的时代不同，所谓“分析的时代”的哲学家，注重的不是维护主体或客体至高无上的本体论地位，而是注重对主体即人类的活动进行一种用逻辑语言模式的描述。但是，如果“没有可交际性，主体间的可证实性就是不可能的”，“交往似乎是一个同一切有关认识的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要素，甚至在独白中的没有言语的思维，也是广义的交往的一种特殊行为”。因此，波兰哲学家沙夫（A. Schaff）认为，交际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②从微观上看，哲学同语言学的距离似乎那么遥远；而从宏观上看，对人类交往问题的关注，又使它们那样靠近。从十七世纪笛卡尔时代以后，西方哲学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合久必分”的时代。那么，在二十世纪是否会出现“分久必合”的时代呢？哲学和语言学对于交往问题的“共振”，会不会是一个这样的启示呢？

① 怀特：《分析的时代》，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② 沙夫：《语义学引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5页。